

二、第二封信

尊敬的謝老恒德先生並謝怡奕碩士：

問候先生好！問候謝女士好！

幸讀先生師長宏文，頗為受教益。為此，我竟不知天高地厚，冒昧地寫下《就人性教育致謝先生恒德的一封信》，寄給李先生發強和《棗陽文獻》編輯部。李先生來信說，他已將我之拙文轉寄您處。我於誠惶誠恐之際，又往好處想，這封信可否算作一封拜師信？我之淺薄，能否投到先生門下做個門外弟子呢？

報告先生一個好消息：大陸上海復旦大學錢文忠教授，正在中央電視臺10頻道《百家講壇》上開講《弟子規》。他在第一講，說《弟子規》是以儒學仁愛為主線或靈魂的啓蒙教育讀物。錢教授結合現實講到，一位公安派出所所長的學生宣講《弟子規》，比法制教育還有效，還受人們歡迎，聽眾最多時達二千多人。不僅學生聽講，家長也去聽講，還有社會各界的人士也自願趕到地點去聽講，其影響是相當大的。其中，派出所所長講到，他能從死者的骨頭顏色判斷是男性還是女性。爲什麼這樣神呢？男性的骨頭是白色的，而婚後的母親在懷孕與哺乳期間，把自己體內的營養精華給了孩子，所以母親的骨頭是淺灰色的。這給學生們極大的情感與心靈上的震撼。很快，所長收到一封女孩的來信，她說過去我總是以命令的口氣，叫媽媽「你」爲我這事，「你」給我做那事。自從聽了您這位叔叔的講課後，我對媽



媽的態度全變了，不再使用「你」，而改稱「您」，表示對媽媽的敬意。

這個生動的例子，證明您在宏文中強調人性教育對於育人、成人的極重要性。教育雖不是萬能的，但它只要有一百個、一千個「能」，對於喚醒人們的善良人性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能低估的。一個教育工作者，特別是一個教育家，理應以教育為信仰，從內心深處相信「教育是萬能的」——一種永遠不倒的信仰。這正是先生您這位教育家的偉大精神之所在！

先生把人性教育的重任寄望於知識分子身上，這是十分正確的。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德布雷認為，「在這些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當中，生活主要的是以質的價值來衡量，比如說美與醜、真與假、善與惡、公正與不公正，這些價值是他們所重視的。」（《知識分子與權力》，《南方周末》2010.6.10，E23版）這段話，從價值觀和生活質量上，論證和估價了知識分子的優良性。

我之所以贊同先生把改善人類人性的偉大使命寄托於知識分子，這是因為：

(1)從整體來說，知識分子是人類中的精英部分，是道德文章（文化）和善美人性的活的載體；(2)知識分子對人民、社會、國家乃至人類、國際的創新性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和深遠的；(3)知識分子以其知識、學識為資本，他們是人性改良上，可以在教育事業、理論建樹、輿論主導和做人表率等諸方面做出自己較大的貢獻；(4)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前景來看，傳統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正在不斷地減少與萎縮，特別在發達國家，工人大量的變為白領，農民除轉為市民外，一部分成為農學家或農莊主。這個發展趨勢告訴我們，未來的人類的大部分將轉成為知識分子

群體。因此，人類走向人性善不是幻想，將逐漸的成爲現實。儘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但地平線上已顯露出光明的色彩。

值得讓今人和後人驕傲的，是謝老和您的女兒及其他親人，已在人性教育的偉大事業之開拓上做出了創新性的獨到貢獻，這個貢獻將會寫在人類教育的史冊上！

此外，我查《辭海》，卻沒有收入「弟子規」條目。我又查閱，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版、一九八九年八月第十二之印行的《華新詞典》，一六九頁收有《弟子規》條目，其釋義爲：「我國封建社會的一種啓蒙課本。清代李毓秀編。用三字一句的韻語，內容多宣揚封建倫理道德。」此釋義對《弟子規》是持否定態度的。何以如此？是不當政治使然。可見，不當的政治或政治制度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好東西（其中包括人性教育）的繼承和發揚的一種破壞力。所幸今日胡錦濤先生和中國共產黨開明地提出「以人爲本」的科學發展觀，這對於人性教育，對經濟、政治、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將起到很大的指導與促進作用的。我中華民族復興有望！

祈請先生和您的女兒謝女士，對我的來信給予指導和批評，使我有長進。先生著作，若有全本，後學很期盼能夠拜讀之。我很關注師長玉體近來可好，切望多多保重，以便爲人類的人性教育事業做更多的事情。翹望來書，告知與教誨一切！

敬頌 大安！

後生、後學：詹華如 頓首

二〇一〇年七月九日